



清明寄思

李生明

清明节又至，雁门关外桃花、山杏花次第开放，勾起人们对逝者的绵绵思念。于我而言，清明之思包含两层牵挂：一是缅怀革命烈士和先辈的家国情怀，二是追思父母、感念亲恩的血脉深情，二者共同构成了我对清明、生命和传承的深刻理解。

这些年，作为全国性社会团体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的委员，我与同伴们一道，多次在“八路军中的战地天使”何明清曾工作过的大同首善医院旧址举行缅怀追思活动，也到过云州区党留庄村、朔州平鲁区东平大

清明是一首诗。它有平仄对仗，有起承转合，每一联都藏着不同的意韵，在岁月里低吟浅唱，将千年的情感脉络延续。

“芳原绿野恣行时，春入遥山碧四围。”清明时分，阳光终于舍得把暖意铺满大地。山峦的轮廓一天比一天清晰，河水泛着碎金似的光。原野上，草色青青，野花簇簇。最惹眼的是油菜花田，铺天盖地的金黄，风一过，便涌起层层浪，香气浓郁化不开。柳树的枝条垂得低低的，新叶嫩得透明，随风轻摆，像在溪水里洗过的一帘碧色。这是清明的前奏，大自然把最蓬勃的生命力，一股脑儿地端了出来。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

魂。”清明的雨，总是细得让人分不清是雾还是泪，缠绵绵绵，把天地都笼在一片朦胧里。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回家乡，脚步匆忙，神情庄重。先人墓前的青草又长高了一截，擦拭墓碑时，指尖触到那些被风雨磨蚀的字迹，忽然觉得，逝去的人其实从未走远。一束素菊，几碟供品，一柱心香，思念便有了形状。这个日子提醒我们：不忘来路，始知归处。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

清明如诗

陈蓉

家国相连，血脉相承。父母离世已数十载，2008年家族30余人集中祭祖后，我便很少再亲赴位于阳高县致富山万亩公益林区的父母坟前，而选择以另一种方式安放思念。记得母亲生前常说，在外工作的人，心里牵挂便是尽孝。父母一生正直勤劳，我老家村南崖下的三孔窑洞，一处小院，是父兄从十几丈深井打水脱土整雇人砌成的；家中碗筷、桌凳、风箱、木柜，件件都是父母在一穷二白的年代里辛苦置办的。虽然家庭条件清苦，但父母省吃俭用供我读书。农中高中毕业后回乡务

农的五年间，我积极要求进步，全身心投入“改天换地”的集体生产劳动，母亲应时按候做好饭，为我提供后勤保障。我在80里外的大同城跟马车跑运输，装卸钢筋、水泥、原木，将一个月所挣12元补助全数买了面包捧给母亲，自己一口未尝——这份生前的尽心孝敬，远胜于身后焚香摆供。恢复高考那年，我成为全公社唯一金榜题名者，入学不久父亲病逝，母亲强忍悲痛，坚决不让人给我报信，说决不能因千里奔丧耽误学业或者出现什么意外毁掉前程。这份深沉的爱和良苦用心，让我刻骨铭心。

思念是人之常情，但追思从来重于心而不拘于形。以文寄情，是我选择的方式。《高考一九七七》《我走过的路》等等，都是我与父母永不断绝的对话。这样的对话是思念的延续，也让那份隔不断的深情永驻于心。

清明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把生与死并置在一起让你看——一边是漫山遍野的新绿，一边是静默的坟茔。这样的并置，让人忽然明白了些什么。生命短暂如春花，却也绚烂如春花。这个关于生命和记忆的日子告诉我们：珍惜眼前人，珍惜寻常日子里的那一碗热汤、那一声叮咛。与其在失去后追悔，不如在拥有时好好相待。清明不是让人沉溺于悲伤，而是让人在追思中重新确认生活的方向。那些走了的人，成了我们心里的一盏灯，照着余生的路。

清明就是这样一首诗，起于万物生发，承于血脉亲情，转于岁时习俗，合于生命感悟。年年岁岁，我们都在这个时节，把这首诗轻轻咏诵。

清明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把生与死并置在一起让你看——一边是漫山遍野的新绿，一边是静默的坟茔。这样的并置，让人忽然明白了些什么。生命短暂如春花，却也绚烂如春花。这个关于生命和记忆的日子告诉我们：珍惜眼前人，珍惜寻常日子里的那一碗热汤、那一声叮咛。与其在失去后追悔，不如在拥有时好好相待。清明不是让人沉溺于悲伤，而是让人在追思中重新确认生活的方向。那些走了的人，成了我们心里的一盏灯，照着余生的路。

清明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把生与死并置在一起让你看——一边是漫山遍野的新绿，一边是静默的坟茔。这样的并置，让人忽然明白了些什么。生命短暂如春花，却也绚烂如春花。这个关于生命和记忆的日子告诉我们：珍惜眼前人，珍惜寻常日子里的那一碗热汤、那一声叮咛。与其在失去后追悔，不如在拥有时好好相待。清明不是让人沉溺于悲伤，而是让人在追思中重新确认生活的方向。那些走了的人，成了我们心里的一盏灯，照着余生的路。

清明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把生与死并置在一起让你看——一边是漫山遍野的新绿，一边是静默的坟茔。这样的并置，让人忽然明白了些什么。生命短暂如春花，却也绚烂如春花。这个关于生命和记忆的日子告诉我们：珍惜眼前人，珍惜寻常日子里的那一碗热汤、那一声叮咛。与其在失去后追悔，不如在拥有时好好相待。清明不是让人沉溺于悲伤，而是让人在追思中重新确认生活的方向。那些走了的人，成了我们心里的一盏灯，照着余生的路。

清明过左权县忆将军(新韵)

王桂锁

谁名此地铸雄魂，投笔从戎迹尚存。
一纸兵机销夜月，千山战骨化春云。

梨花默默追怀切，林岫苍苍寄意深。
且把丹心酬故志，倏来清气满乾坤。

清明忆抗日女英雄李林

闫庆利

岁暗暗峰日失辉，关河霜雪染戎衣。
雁门纵马春泥在，忆飒英姿梦里归。

清明回乡祭亲

宫殿玺

桃风香约柳青青，春水吹开几叶萍。
巧巧何妨啼别梦，村闲没见过牛铃。

沐云沐雨仍乡恋，堪泣堪伤祭祖庭。
一野有怀唯望塔，远岚天接雁门声。

清明节二首

张漠

清明郊外

轻烟细雨自霏微，鹊噪莺啼暖暖归。
花却余寒红尚瘦，柳初初日黛犹稀。
清明拾翠芳洲异，郊陌踏青荒野菲。
十里东风睡眼醒，春来春去已忘机。

清明思亲

几度双亲来梦里，清明祭奠许情牵。
依稀眼前慈容现，倏忽耳边温语传。
怅望家山空悱悱，飘零客泪欲绵绵。
春风难剪离愁绪，已把相思告九天。

清明时节忆姥姥

焦娇

少时总以为，人间烟火绵长，朝夕相伴是寻常，从不懂别离二字的分量。

姥姥的老家在大同县（现云州区）一个叫“徐碾”的村子。小时候，每逢周末，我们都会奔往那里。出发前告知姥姥，她便早早敞开大门，静静等候。每次一进院门，我都会扯着嗓子大声喊“姥姥”，一声不应便再唤一声，姥姥听见，定会快步迎出来，眉眼间满是欢喜。平日常与她姥爷粗茶淡饭，简单度日，可只要我们回去，便会精心备下满桌饭菜，鱼肉果蔬把小小的方桌堆得满满当当。

我总偏爱姥姥家那只印着小兔的碗，吃饭时定要寻到它才肯落座。最难忘的是那次吃猪蹄，那是人生初尝，亦是此生至香。还未开饭，姥姥便从锅里捞出早已炖得软糯的猪蹄，用手将上面的肉一点点撕下，我吃一口肉姥姥喂一下手指，那温热的肉香，混着她来自心底的温度，深深镌刻于心，经年不忘。

后来姥爷走了，姥姥搬来市里，离我们近了，相伴的日子也更多了。那时的姥姥依旧精神矍铄，我手麻时，她会轻轻为我揉搓；姐姐头疼，她便耐心为姐姐按摩太阳穴，或许并无实效，可那份暖意，却直达肺腑，足以熨帖我们的心。我们围坐在一起看电视、吃零食，姥姥总是笑眯眯的，看着她温和慈祥、乐观向阳的样子，谁能想到她是个历经夫病缠身、两女夭折、三餐不饱、老年母子分离的苦命之人。

再后来，姥姥年过耄耋，生活难以自理，便住到我家，每日相伴看电视成了常态。我捧着零食依偎在旁，姥姥怕我冷，会细心地为我盖好被子；怕我久坐腿累，便把自己摆着的两个小枕头分我一个。她听力渐微，目光渐浊，却仍会认真地同我讨论剧情，念叨着剧中人的衣衫单薄、悲欢离合，模样天真又可爱。

昔年姥姥养过一只小猫，迁居后便未再养，我们姊妹便想办法为她寻来一只陪伴左右。小猫乖巧得很，格外黏她，有时趴在她的腿上酣睡，有时攀上她的肩头踱步，姥姥眸含柔光，满眼宠溺。

每次我外出归来，姥姥都会满心欢喜地拉着我问长问短。我给她看新做的美甲，她笑着说亮晶晶的真好看；细瞅我耳朵上的耳钉，也连声夸赞漂亮。可岁月无情，年华渐老，姥姥的身体日渐衰微，几个月月中两度入院，时好时坏，她熬过了大年，熬过了元宵，混沌与清醒交替往复。那天清晨时，她坐起身还同我说话、看电视，我以为这样的时光还有很长，却不知那已是最后一次一起看电视了。

一天姥姥病情骤然加重，喃喃地要我把她送回老家。我守在她身旁，她牵着我的手，还轻声唤我上炕同眠。我紧紧握着她苍老温热的手，静静看着她安然入睡，未承竟意是最后的相守。那晚我与父亲回家有点急事，第二日清晨我们匆匆返回，想早些见到姥姥，却终究还是晚了半个小时。推开那扇熟悉的大门，看见姥姥静静躺在那里，那一刻，仿佛千钧巨石压在心头，喘不过气，又忍不住想靠近，再好好看看她。

姥姥安然辞世，享年93岁。何为遗憾？姥姥走，我留不住。最痛的不是葬礼上那撕心裂肺的告别，而是住后无数个寻常日夜，回忆起她的每个瞬间，既要接纳她永远缺席的每一天，又要在每次心生欢喜想要分享之时，悄然红了眼眶，咽下那句：如果姥姥还在，该有多好。

年少时不信人间有别离，如今方知那句“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而是此生漫长的潮湿，我永远困在这潮湿里，在每一个波澜不惊的日子里，掀起狂风暴雨”的含义。在平静的日子里，每当想起姥姥，想起我们之间零碎的回忆，才懂那种无力的酸楚，与绵延不绝的思念。

不见就不见了，您不难受了就好。从此您长眠，我常念。



春之思

肖明摄

大同工业发展的夯基铺路人姚宾

高旭东

在大同这座老工业城市，有一位深耕这片热土数十载、情系大同工业一辈子的实干先驱，他既有改革者的非凡胆魄，又有践行者的善作善成。他就是大同工业发展的夯基铺路人姚宾。

姚宾，1932年出生，山西繁峙人，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6月起任大同市百货公司总会计、会计科长、副经理，1958年11月任大同市委研究室研究员，1963年7月任大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1972年4月任大同市革委会业务组办公室副主任，1974年11月任大同市委工业领导小组副组长，1975年9月起先后任大同市委工交政治部副部长、第一副部长，大同市经委副主任、第一副主任，1984年5月任大同市体改办主任，1988年4月任大同市政协副主席兼大同市体改办主任。

姚宾在工业领导岗位上，多谋善断，敢抓敢管。1975年9月，全市召开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会议后，他深入生产一线，指导各工矿企业恢复和制定了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保障了正常生产。1975—1976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由9.46亿元增加至9.69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11倍和1.02倍。1977年，全国煤炭、铁路、冶金、交通、电力等一系列专业会议和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召开，根据会议精神 and 全省部署，他参与组织了全市工交战线的全面整顿，全市各级工业管理部门和工交企业建立健全了上下贯通的生产经营指挥系统，严格执行经营管理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全市一批原处于瘫痪半瘫痪的企业恢复了生产。1978年4月，他带领全市一支136人的队伍赴大庆学习参观。在大庆期间，他当即拍板，要学习大庆工人修旧利废、厉行节约、勤俭办企业的“传家宝”。5月

18日，市革委会批转赴大庆参观团《关于学习大庆工人开展修旧利废情况的汇报》。之后，全市各生产企业普遍建立了修旧车间、修旧小组，大搞清查仓库、修旧利废，力求小材大用、短材长用、优材精用、缺材代用、一物多用，“吃干榨尽”。1977—1979年，由市经委主抓的“创建大庆式企业”工作颇有成效，全市有39个省属和地方工业企业被评为“山西省大庆式企业”。在工业学大庆活动的推动下，全市工业生产呈现较好的发展势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同市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经济责任制、企业全面整顿工作由市经委主抓，姚宾提出要试点先行、总结经验、全面铺开。1979年，大同矿务局、大同水泥厂、市农化肥厂、市矿药厂、市毛皮制革厂、市综合食品厂、市铁合金厂、市红旗水泥厂、市汽运二公司9个企业进入全省首批110个企业扩权试点行列。全市相继召开工交企业落实经济责任制、企业整顿工作会议，推广了市利群制药厂、市棉毛针织厂等企业实行计件工资制的经验，市杏儿沟煤矿、市橡胶厂、市变压器厂、市汽运二公司等11个企业狠抓企业整顿的经验。1981年6月全市工业总产值达1.03亿元，比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制前的5月增长5.15%，创1981年以来最高水平，其中，省营和区营企业、市营轻纺企业分别超额7.8%、10%和12%完成国家计划。1982年1至7月首批整顿的31个市营企业的产值比上年同期增

长28.01%，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2.61个百分点。

姚宾在市经委任职期间，统管产供销、人财物、钢材、水泥、汽油、木材等均实行计划供应，计划内和计划外价格双轨制，每年还有三四千万元的企业技改资金，他始终持有利于促进城市工业发展的原则，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为企业分配物资和资金。当时，市委对干部分级管理，企业总支、支部一级干部由经委任免，党委一级干部由经委考察、党组会议研究后上报市委审批。在他分管干部工作期间，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了一大批优秀企业干部，其中不少人成为工业战线著名的企业家，极大地推动了大同工业各产业的发展。他还利用大同的煤炭资源优势，促成大同与广东、江苏、山东、大连等省市建立了良好的经济协作关系。市酒厂依托青岛啤酒厂的先进技术上马了啤酒生产线，又使“云冈”牌啤酒的保鲜期由40天延长到120天。他带领市云冈窑厂厂长高玉文赴唐山市取经，唐山市还派出工程技术人员来同传授经验，“云中”牌卫生洁具投产畅销国内外市场。市同力橡胶厂生产的“解放”牌球鞋因市场变化，产品大量积压，生产陷于困境。他根据南方雨季长且农民下地劳动最适合穿球鞋的情况，带领该厂厂长赴江苏江都县，一次就销出40万双，收回货款100多万元，使该厂起死回生。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风起云涌。1985年1月，山西省委、省政府颁发了《山西省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简称《三十五条》）。姚宾主持起草了《大同市经济体制改革三十五条实施意见》及12个配套方案，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后正式出台。198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姚宾当即派出市体改办工作组，帮助市星火制药厂制订了《三个条例》实施细则，印发全市，加以推广。到1986年，全市推行厂长负责制的企业已达343个，占企业总数的97%；到1987年，全市有163个企业推行了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全市大面积的承包经营是从1986年6月成立市承包经营责任制领导小组开始的，身兼市承包经营责任制领导小组、市工交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领导小组组组长的姚宾夙夜在公，1987年8月起，253个企业推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带动了企业领导体制和人事、劳动、分配制度的全方位改革，普遍引入了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废除了干部终身制，实行了层层抵押，建立健全了企业内部目标管理体系和经济责任制网络，并在60%的预算内工业企业中实行了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或工资总额包干。

1991年5月，为总结市肉制品厂的

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

改革经验，时任市委书记樊荣枝任市委调查组组长，姚宾等任副组长，蹲点撰写《在改革中起步 在改革中发展——市肉制品厂搞活企业的调查》，刊发在当年7月21日《大同日报》。同年，姚宾主持起草、本市出台《关于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若干规定〉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搞活大中型企业的实施意见》《大同市发展企业兼并与企业集团的意见》。他协调促成大同矿务局兼并亏损严重的大同市机床厂，这一跨行业、跨系统企业兼并是大同市最大的一个兼并项目，在大同市乃至全国煤炭系统尚属首家，央视还作了报道。

1988年4月，我国第一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颁布，并于8月1日起施行，1990年企业二轮承包期衔接，姚宾抓住这些重要节点，撰文《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企业法》《把学习贯彻企业法和完善承包经营结合起来》《论企业承包制》，均刊发在《大同日报》显著位置，受到广泛赞誉。

2024年3月，姚宾同志因病离世，享年91岁。他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大同，把最深的眷恋留给了大同。他用脚步丈量责任，用实干书写忠诚，用慧眼识才育才，赢得了大同人民的真挚敬重。他的精神与业绩，镌刻在大同工业发展史的石碑上！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社邮箱：pcsy22@163.com）



大同工业·那些难忘的人和事